

野牛與塔門島

「這是在哪裏？」
「香港呀！」
「香港怎麼會有這種野趣？」
「才知道吧。」



柳絮紛飛
小冰

外地朋友不相信一張攝於香港的照片：深山老林裏，一群野牛在吃草，我們站在旁邊看牠們吃草。香港類似的地方豈止一二。

遊離島和郊野公園，是不少港人歡度節假日的選項之一，兩百多座島嶼，塔門島是其中之一。從馬料水乘船一個半小時到達，下船登島，沿山路而上，植被奇好，野味奇濃。

樹林的盡頭，視野開闊了，對面山上有網球場，網球場下面是一片面向大海的草地，中間有幾座帳篷，桌子、櫛子、躺椅圍繞周圍，樹枝上拉着尼龍繩，衣服毛巾搭在上面。度周末，放風箏，看日出日落，賞月亮數星星。禁止在本島開辦民宿的條例，反倒成全了一對對情侶和家庭的浪漫，日子過得有味。

十來頭野牛在慢悠悠吃草的樣子；來到島上的人，也變得慢悠悠的，慢慢地吃，慢慢地說，謹慎地走路，行市中提防野牛留下的「地雷」。

「你想要咩？」一頭年少野牛在翻尋遊客的包袱，包袱的女主人走過去溫溫柔柔地問，野牛不理不睬的。「想吃一點就吃一點吧，給牠嘗嘗。」包袱的男主人說，或許是真有誠意，或許是懶得計較。畢竟野牛才是島上的主人，賓主互為尊重。平



▲塔門島一景。 資料圖片

時島上太清靜了，周末有客人到來，野牛的生活多了些花絮，感覺應該很不錯的。

離開草地走過一段茂密的曲徑，視野又開闊了。「疊石」就在前方，形似一座塔的花崗岩礁石，黑黝黝地聳立水中。也因中間有一條窄窄的縫，看似一扇門，即有了「塔門」之稱。海水浩瀚，海浪敲打着岩石，聲音震耳。

塔門島一點六九平方公里，多年前曾經是一個漁村，最盛時有島民兩千來人。村公所、學校、警崗、青年會會所等，該有的都有。後來部分島民遷往市區，部分移民海外，島上人口逐減，捕魚業萎縮，學校停辦，家庭作坊停業，人散了，島荒了。

又是多年以後，一切反璞歸真，塔門作為觀光地被重新開發。老房子修復了，磚牆瓦屋的，窗依然小，門依然窄，是上世紀內地鄉公所的模式；煥然一新的天后廟，成為島上建築的「豪宅」。閱讀廟外的功德牌，知道修繕天后廟的捐款以英鎊為主，由本島的海外僑民捐建。

警崗重新啟動了功能；水務署鋪設了海底水管提供淡水；電力公司安放了海底電纜供應電力和通訊；環保署設置了空氣污染監測站。塔門煥發了新機。

緣慳一面

二〇二二年，上天收走了太多的學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葛翠琳在北京逝世。



人生在線
侯宇燕

看着她清秀的遺像，悲痛之餘，我想起十三年前的往事。

二〇〇九年，我將十三歲時寫在作業本後面的一篇很長的短篇小說《邵老師的兩天》略加點染，投給了浙江兒童文學出版社承辦的冰心兒童文學獎徵集活動。這是由葛翠琳牽頭，與冰心老人及著名作家韓素音共同創辦的一項重要的兒童文學獎項。我本未抱多少希望，未想六月初收到浙江兒童文學出版社

回音，小說獲得了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大獎。獎狀是由我父親代赴葛老師在建國門外SOHO的住宅領取的。據父親說，葛老師雖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鑠，充滿熱情。

葛老師的兒童文學創作，我從小就讀過很多了。她的文章看來平平淡淡，卻又有不露的棱角，耐得起咀嚼，消化之後，芬芳自見。尤其記得一篇寫木偶劇團的童話小說，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個性征服了我。那種木偶帶着人性的神秘狀態，既類似涉世未深的兒童，又有令人感悟的成人的沉鬱。後來才知道，她曾擔任過木偶劇團的團長。

為什麼總是後來才知道呢？既與葛老師緣慳一面，對她的了解也太少了。這真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第一次收藏

聽林先生說（下）



人與事
周大新

大約在我拜丁衍庸為師一年多之後的一天，丁老師對我和幾個弟子展開一幅書法作品說：你們來看看黃庭堅的這幅書法珍品，它是我在古董店看到的，借來給你們開開眼界，每個學畫的人都得練書法，看看大師的作品對你們以後學書法會有益處。我和幾個同學於是圍上前去看。丁老師這時指着那件作品解釋道：黃庭堅是北宋時洪州分寧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修水人，是當時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而且是著名的書法家，其書法獨樹一格，雄強逸蕩，境界一新。他曾拜在蘇軾門下，受教於蘇軾，被稱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他對蘇軾懷有深切的敬意，在著名的西園雅集時，黃庭堅在酒過數巡後，當着蘇軾的面高興地提筆寫下了老師寫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詞，他想寫了送給老師以作紀念。你們看，開頭這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寫得何等雄健自在，不想黃庭堅當時酒喝多了，他撞倒了放在桌角的酒杯，酒灑在了剛寫的書法作品上，看，這就是灑灑的痕跡。這件雅事後來被宋徽宗聽說了，就要人拿來這幅作品看一看，蘇東坡只好送上，你們看，這上邊蓋有宋徽宗的收藏印章……可惜我沒錢買下這幅作品，我們看完還得給古董店送回去，如果能買下來，那該多好呀！老師的感嘆聲剛落地，我便急切地問：買這幅書法作品得多少錢？丁老師答：四千元港幣。我當時就說：那我買下了！丁老師和幾個同學聞言大驚，因為當時的港幣幣值

很高，四千元港幣差不多能買一座房子。其中一個女同學以為我聽錯了老師的話，大聲提醒我道：林緝光，老師說的是四千元，不是四元！我當即點頭說：我聽得很清，知道是四千元而不是四元。丁老師這時忍不住問我：你哪裏有這麼多錢？我說：我父親去世後，不識字的奶奶不想把家裏的錢交給我母親管理，擔心她悄然接濟她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家，於是在我七歲時便讓我學着管家了，我父親去世後，在加拿大開銀礦的爺爺把他對我父親的愛都轉移到了我身上，他定期由加拿大寄來他開銀礦賺的錢，所以我手上有現金。丁老師聽罷點點頭，囑我回家同奶奶商量一下，這畢竟不是日常生活支出，如果奶奶也同意買，那這幅書法作品就是你的了！我於是急火火跑回家，向奶奶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特別學着老師的口氣講了黃庭堅這幅書法的寶貴之處，奶奶雖不懂書法但相信孫子，便道：你要覺得值得買就去買下吧！我得了奶奶這話，於是去箱子裏數出四千元錢，興沖沖跑到丁老師身邊，買下了這幅作品。這四千元錢中，賣家要三千六百元，另外四百元是給丁老師的佣金。但付錢的時候，丁老師只數出三千六百元給了賣家，他的四百元佣金不要了。

這，就是我的第一件收藏品！至今已七十多年過去，不管別人出多高的價錢，我都不賣。這件流落到香港的書法珍品，至此得到了安全保護。

這是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事情，當時我

九歲。林先生說，黃庭堅的書法，不論是在當年的大宋王朝都城汴京，還是在今天的書畫市場上，都風頭很勁。在當年的汴京城裏，哪位文人是手上有一幅黃庭堅的書法作品，那是會讓很多人羨慕的事。那時，他和米芾一樣，都是赫赫有名的書法家。今天，時間的流失並沒有磨蝕掉他書法家的名氣，他的書法作品更顯珍貴。二〇一〇年，他的書作《砥柱銘》，曾賣出了四億多人民幣的高價。

蘇軾對於黃庭堅，的確有提携之恩。在黃庭堅還名不見經傳的時候，蘇軾已經名滿北宋王朝的文壇和官場了。有一次，蘇軾出差，遇到了黃庭堅的岳父孫覺，孫覺就拿出女婿的詩作讓蘇軾看，說是讓大名鼎鼎的人給指點指點。蘇軾一看，「以為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蘇軾這一稱讚，立刻使得黃庭堅聲名響亮起來，《宋史》上說，黃庭堅「由是聲名始震」。又過了幾年，蘇軾在赴任新職途中，遇到了黃庭堅的舅舅李常，李常此時做着齊州太守，黃庭堅十四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此後全賴舅舅呵護長大，舅舅算是他的半個父親。蘇軾在李常的陪同下在齊州遊覽了數日，其間，李常又拿出了外甥黃庭堅的詩文和書法作品讓蘇軾看，蘇軾看後更是稱讚不已。李常向外甥黃庭堅轉達了蘇軾對其才華的誇讚欣賞之意，黃庭堅覺得真的遇到了知音，便親自向蘇軾去信，除遞交自己的作品候教之外，還附上了

喜迎元宵



市井萬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一月三十一日起分別在北區公園和荃灣公園舉行元宵綵燈展，與市民歡度元宵佳節，展期至二月七日，費用全免。

北區公園以「春意盎然——花開·鯉躍·兔動」為主題，透過有趣可愛的動物及色彩奪目的花鳥蟲魚造型燈組，帶出春回大地，萬物甦醒，寓意新的一年充滿活力。

荃灣公園則以「福兔迎春，金貓報喜」為主題，熊貓、兔子等動物是焦點作品，還加入「吉祥走橋」，以繽紛熱氣球點綴公園內小橋，讓市民體驗「走橋」的元宵習俗，猜燈謎感受節日氣氛。 政府新聞處

那些個「年」



君子玉言
小香

小時候的「年」，是有溫度有味道有顏色的4D電影——

近景是好多肉：蝦油雞，白切雞，蒸白肉，豬肉大蔥餃子。父親將一大鍋豬肘黃豆坐在煤爐上，文火煨一夜，香氣滿屋繚繞。次日一早肉爛豆軟，肉皮微皺，肥油潤入豆中，豆香而不膩，肉入口即化。

外景是雪夜。吃過年夜飯，一幫小孩結伴去俱樂部猜燈謎。俱樂部大禮堂拉着一圈繩子，掛着毛筆寫的帶編號的條幅謎面。猜中了便去找工作人員，小戰士拿出答案一對，「猜中了」，將條幅扯下，給個小獎品。我們興高采烈拿着小獎品跑回家，雪在腳下咯吱咯吱響。因為有雪，除夕夜色是天地拼接的黑白片。

情景是一家人的團圓。每逢過年，父親會買幾種糖，高檔的蜂王漿軟糖、中檔的大蝦酥、低檔的水果糖。父親將糖果堅果水果均分幾份給我們，囑我們各自存好掌握吃的節奏。我跟妹妹下棋，說好拿糖做戰利品，一盤一塊糖。小我五歲的妹妹每盤皆輸，很快她的糖都被我贏過來。妹妹捂着最後一顆糖大哭，父親令我把贏的糖全還給妹妹，理由是「大的要讓小的」。我雖然心有不服，還是忍不住將自己反覆試驗總結出的「珍貴秘笈」分享給妹妹：水果糖與花生同吃，有酥糖味道。至今妹妹常念叨的，卻是上中學時我騎單車帶她，寒風中她摟着我，與一群少年在林蔭道上呼嘯而行。

過年新衣服必不可少，多由母親親手裁製，有時也買現成的。我記得有一件綠白格上衣是買的；有兩件是母親做的，一件粉花布衫，一件黃花布衫。每次做新衣前，母親都要帶我們去商場看花布，徵求我們意見，如果覺得好看，就立刻買下。如果不喜歡，就再等等，

看過兩天是否有新貨來。

那塊黃花布，起初母親帶我去看，我不太滿意，母親便沒有買。連續幾天，母親一次次去商場看，始終沒有新花布到貨。眼看要過年了，我已做好思想準備穿姐姐的舊衣服。母親不忍心，於年前最後一天、商場打烊前匆匆趕去買下那塊花布，連夜踩縫紉機給我做了新衣。穿上之後，我很開心，看來看去覺得花色還是可以的。

上中學後，新衣服基本都是母親託姑姑從上海寄來。那時上海是全國的時尚之都，母親還給我們用上海的檀香皂、百雀羚，檀香皂淡雅的香味和赭黃色的包裝，百雀羚盒子黃藍相間的底色與雀鳥圖案，是我對「國貨」最初也是最深的記憶。

上了大學與父母聚少離多。每次放假前，父親明知哪天回，也要天天「順便」到車站踴躍一圈，「順便」買點東西——都是我們愛吃的零食。那時應季鮮果少，父親常給我們買各種水果罐頭：黃桃、蘋果、雪梨、山楂、荔枝、橘子……都冠以「糖水x x」，我尤愛黃桃和山楂。

有一次，父親買的葡萄罐頭。我吃了一口覺得味道寡淡，隨口說「不好吃」。父親好像犯了錯似的說「我想讓你們嘗嘗不同口味」。很快就出去了，大冷天重新買回我們愛吃的山楂罐頭。至今每每想起，我都為自己的不懂事懊悔不已。

過完年離家，父母送去車站。公交



▲兔年之初的京城晨光。

作者供圖

車進站時，往往找不到父親。車子一開動，才發現父親站在人群外看着我們。車子開出一段了，還能遠遠看見父親的身影，久久不動。

及至我們工作，每次回家，父親總是習慣性地買好我們小時候愛吃的東西，存了滿滿一冰箱等着。

全家唯一最齊全的團聚之年，老外婆也在，四世同堂。那年父親已經病重，無法走路、無法用語言表達了，但他看我們的眼神都是笑的。母親指着我們問「這是誰？」父親會把婷叫成環，把兵叫成婷，但沒錯的是——全是他女兒的名字。臨返京前，我已打了招呼走出門，又特地回來跟坐在輪椅上的父親說「爸，我回北京了。」父親似乎聽明白了，點點頭。走出門我回頭再看，父親眼巴巴看着我，眼神裏淨是不捨，我頓時淚如雨下……這是父親最後的目光，這個「年」也是父親與我們度過的最後一個年。一晃，我們已經過了二十二個沒有父親的「年」，但父親的目光會在每個「年」裏，看着我們微笑。

此後N個「年」多是尋常樣子，嘩啦啦而過。其間也有美好畫面：二〇一六年春節在夏威夷，正逢母親生日。我們在一個露天草坪，藍天麗雲，繁花綠野，和風習習，長條木桌上擺着麵包水果，大雞跑來跑去搶麵包渣。儀式極其簡單，但母親很喜歡這個野趣生日Party。母親雙手合十許完願，說：真好！真高興！

《上蘇子瞻書》一文，來訴說自己對蘇軾的崇拜之情：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可這時，蘇軾因口沒遮攔，得罪了人，已有了遭貶的跡象了。在這次西園雅集上，酒至半酣的黃庭堅將老師的赤壁懷古詞一氣呵成寫了下來。我想，黃庭堅這次的現場書法創作，是想通過那一個飽含激情的字跡，來表達對老師坎坷身世的同情，抒發對置老師於困境的那股勢力的憤懣。

這件書法瑰寶先是在當時的汴京文人圈裏傳看，後被宋徽宗拿去欣賞並收藏。當汴京被金人攻破後，隨着宋徽宗被押往金人都城，大批的文物也被擄掠到金人那兒，所幸的是，它沒有被損毀，而是輾轉流離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香港，碰巧落到了我的手裏。這就是我的第一次收藏。

由此，我的收藏生涯正式開始了！